

世紀末
閱讀宮體詩之
帝王詩人

梁簡文帝、陳後主、隋煬帝

陳大道 著

陳大道 著

世紀末閱讀宮體詩之帝王詩人

雲龍出版社

雲龍叢刊 055

世紀末閱讀宮體詩之帝王詩人

作 者 / 陳大道

發行人 / 謝俊龍

責任編輯 / 鄭美珠

出 版 / 雲龍出版社

106 臺北市溫州街 75 號 3 樓之 4

Tel : (02)23640872 Fax : (02)23640873

郵撥帳號：1603916-0 知書房出版社
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四六九三號

總 經 銷 / 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

231 臺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1-9 號 2 樓

Tel : (02)8218-6688 Fax : (02)8218-6458 • 8218-6459

出版日期 / 2002 年 10 月 第一版第一刷

定 價 / 380 元

網 站 / <http://www.clio.com.tw>

E-mail / reader@clio.com.tw

※版權為知書房出版集團所有，請勿翻印※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製幀錯誤，請寄回更換※

ISBN 986-7938-11-9

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世紀末閱讀宮體詩之帝王詩人 / 陳大道 著. --
第一版. --臺北市：雲龍， 2002 [民 91]
面： 公分. --(雲龍叢刊；55)

ISBN 986-7938-11-9 (平裝)

1. 中國詩 – 評論

821.88

91017042

序

五四以來，數千年的「文言文」書寫方式被新式教育採行的「白話文」取代，白話文更進一步被用來解釋文言文時代的傳統中國文學；語譯文言文作品成為白話文，是國文老師課堂上的工作，也是同學們吸收傳統文學的方式。這種方式行之有年，未被質疑，但是白話文本身，因為日常生活中不斷使用，而有新名詞產生的事實，有時會被忽略。禁不起時間考驗的新名詞，會被淘汰出局，但也有新名詞從最初的陌生，到逐漸被國人接受而耳熟能詳，最後被辭典收錄成為新的中文詞彙。

「世紀末」就是一個典型例子。與「世紀末」密切關聯的兩個名詞——「頹廢」、「唯美」，時常被近代學者用來形容流行於中國南北朝晚期的宮體詩。這三個名詞，並未被收錄在以文言文時代為編纂背景的傳統中文辭書，如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辭源》以及日本《大漢和辭典》之中。只有二次戰後成書者如，《中文大辭典》、《名揚大辭典》，才詳略不等的將這三個名詞予以介紹。

無論是臺灣、大陸、美國三地的辭書，都將「頹廢」、「唯美」、「世紀末」三名詞起源指向十九世紀末期在西歐發生的「唯美主義運動」(Aestheticism Movement)，參與這個運動的藝文界人士自稱「頹廢者」(decadents)並且以「為藝術而藝術」(Art for Art's Sake)為口號。他們的文學作品，或是繪畫、雕塑等藝術品，比較不受道德拘束，結果或多或少引發爭議，為人側目。換言之，「頹廢」(decadent)「唯美」(aestheticism)「世紀末」(fin-de-siècle)是三個藉由翻譯，逐漸進入中文的詞彙。

「藝術表現」與「道德約束」之間的衝突，是一項普世存在的問題。發生於十九世紀末的唯美主義運動是一個例子，發生於中國南北朝晚期的宮體文學也是一個例子。宮體詩在中國被譽為「亡國之音」，然而，宮體詩流行於中國第一部「純文學」總集《文選》編纂完成的年代，並且是介於南朝「永明」年間討論四聲用法，與初唐「近體詩」成形的階段，換言之，唐朝近體詩誕生之前的溫床，不是「玄言」、「遊仙」、「山水」或「田園」而是「宮體」。亡國之作、艷麗之風，宮體詩擺盪於兩個極端的評價之間，這個現象，與世紀末「唯美主義運動」類似。

頹廢派是否毫無意義？宮體詩是否應禁止被閱讀？人類有「生老病死」的週期，人類社會亦然。當一個社會病態百出、即將崩潰的時候，就會有「頹廢」的議題出現。《藝術辭典》(The Dictionary of Art)指出頹廢派的正面意涵在於「與已有新事物產生的舊社會或舊方式決裂」，以及「為社會注入新的價值觀與活力」。十九世紀末「唯美主義運動」是工業革命之後的社會大變革，提醒世人工、商業已經取代農業，成為新的生活方式。「宮體詩」流行的南北朝晚期，是傳

統以「門第」為社會政經結構的瓦解，新的取士方法——平民也有參政機會的「科舉」——誕生的前奏。

民國八十九年春，我給淡江中文「詩選」課同學一則「宮體詩起源」的作業題目，要求他們利用圖書館現有資料，尋找解答。同學們的回答內容可被歸納為對於宮體詩的「讚美」與「譴責」兩類，而且是「譴責」類的比率明顯高過於「讚美」類。當然，在「無條件讚美」與「無條件譴責」兩端之間，有「光譜」——程度不等的「讚美強過譴責」以及「譴責強過讚美」現象存在。無論是哪一派說法，只要是資料蒐集齊全，都會受到鼓勵。記得當我唸出幾則回答認真同學的報告時，部分同學流露出的迷惘眼神。那種眼神彷彿是告解、是埋怨、是他們在尋找解答時，曾經看到了什麼不該看的東西。是「罪」嗎？是宮體詩人無可饒恕的罪嗎？

安·白麗兒（Anne Brail）英譯本《玉臺新詠》用「為藝術而藝術」來解讀宮體詩，是一部難得的作品。吾人站在白麗兒的角度設想，則所謂「亡國之音」不過是中國內部政權的轉移。歷史教訓的意義對外國人並不大，反而是設色濃豔、景致華麗的詩文內容，可以超越國界限制，喚起世人共同的美感經驗。林文月為這本書的所寫的〈書評〉，指出白麗兒的靈感應該自日本漢學家鈴木虎雄而來。

林文月並沒有完全贊同白麗兒的看法。以「消遣」態度寫成的宮體詩，主旨欠嚴肅，是林文月一貫的主張。對於宮體詩批判最為強烈的文字，可從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中看到。如果將劉大杰對於宮體詩的評價與白麗兒的說法相比較，就可看到兩種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念。簡單而

言，就是「藝術」與「道德」孰輕孰重問題的再現。

林文月、劉大杰、白麗兒三位學者分別來自臺灣、大陸、英語世界。這三地出版的辭書，對於「世紀末」、「頹廢」、「唯美」三個名詞的解釋，也出現認知不同的現象。然而，本書最大的心得，乃是在於「宮體詩」既非人人視為去之而後快的毒草，那麼就有被閱讀的價值。因此，本書用廿世紀以來流行的語言，仔細地再一次閱讀三位被稱作是「亡國之君」——梁簡文帝、陳後主、隋煬帝。

本書各章節組成，主要針對於白話名詞的省思、宮體詩對於近體詩格律形成的影響、宮體詩的特色，以及三位帝王詩人的文學生活作探討。並有〈「頹廢」「唯美」「世紀末」的定義〉〈《文鏡秘府論》的論聲之說〉〈三位帝王詩人的詩作〉等三項附錄。

陳大道

目次

前 序 / i
前 言 / 001

第一章 宮體詩與「唯美主義運動」 / 013

第一節 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名詞 / 013

第二節 「唯美主義運動」與新名詞的產生 / 019

第三節 「唯美主義運動」的形成背景 / 023

小 結 / 033

第二章 宮體詩與亡國之音 / 041

第一節 近代的批評 / 045

第二節 「放蕩」的文章與文字獄 / 051

第三節 《玉臺新詠》與「宮體詩」 / 059

小 結 / 065

第三章 宮體詩的產生與特色 / 073

第一節 宮體詩與永明體 / 076

(一)、永明體、《文鏡秘府論》與〈平仄譜〉 / 078

(二)、樂府詩〈長安有狹斜行〉聲律演變與近體詩誕生 / 086

第二節 以室內為題材的新轉向 / 101

(一)、宴樂之作 / 105

(二)、閨情之作 / 111

(三)、詠物之作 / 120

第三節 宮體與諷諭——以〈變童〉詩為例 / 125

第四節 沈約、政壇、宮體詩 / 137

小 結 / 143

第四章 梁簡文帝與文學 / 157

第一節 學術與文藝的繼承人 / 158

(一)、熱心文學教化的梁武帝 / 161

(二)、醉心藝文消遣的簡文帝 / 163

第二節 「吾家之東阿」——蕭綱與曹植的「文」「質」之辯 / 164

第三節 藝文界的靈魂人物 / 169

(一)、蕭統、蕭繹 / 172

(二)、徐摛、徐陵父子 / 178

(三)、庾肩吾、庾信父子 / 183

(四)、劉孝儀兄弟與其他作家 / 191

第四節 侯景之亂與短命的執政生涯 / 194

第五節 蕭綱的東宮生活 / 203

小結 / 206

第五章 陳後主與文學 / 223

第一節 離鄉母子與楊隋的淵源 / 226

第二節 龐大家族的繼承人 / 230

(一)、家族的延續 / 231

(二)、皇位的爭奪 / 234

第三節 陳後主的文學活動 / 236

(一)、孤獨的詩人 / 238

(二)、熱鬧的樂府詩 / 242

(三)、江總 / 245

(四)、陸瑜之死與陳叔寶的文學論 / 251

(五)、梁簡文帝的遺臣徐陵及其他 / 253

第四節 女性與陳叔寶 / 254

第五節 貪杯的末代皇帝 / 258

小結 / 264

第六章 隋煬帝與文學 / 275

第一節 即位前的楊廣 / 277

第二節 煬帝的文學活動 / 280

(一)、薛道衡與王胄 / 284

(二)、牛弘與諸葛穎 / 291

(三)、柳顧言 / 298

(四)、虞世基、庾自直 / 301

(五)、智顗—智者大師 / 306

第三節 音樂與表演藝術 / 307

(一)、煬帝與音樂 / 307

(二)、煬帝與表演藝術 / 310

第四節 隋煬帝即位以後的暴政 / 316

小 結 / 325

結 論 / 341

附錄一 「頹廢」「唯美」「世紀末」的定義 / 359

附錄二 《文鏡秘府論》的論聲之說 / 383

附錄三 三位帝王詩人的詩作 / 391

引用書目 / 495

前言

廿世紀末，不僅僅是每百年一次的「世紀之末」，也是千年一次的「千年之末」——千禧年。這種西曆上的巧合，有太多理由引起世人產生莫名的悸動。無論歡欣慶祝也好，迷信「世界末日」到來的異端傳聞也罷，世人曾經確確實實手忙腳亂地修改電腦程式，以避免「千禧蟲」的潛在危機，……。所幸，各種的擔憂，都被平安來到的廿一世紀黎明給粉碎了。

務實的中國人早在兩千年多年以前，就把好萊塢電影裡所憂慮的末日景象——「慧星撞地球」，訕笑為「杞人憂天」，可是，華夏民族卻難以擺脫困擾心底的共同記憶，——內亂與戰爭。許多相關的概念，諸如「天下大亂」、「真命天子」、「彌勒佛出世」等，皆是由此而生。至於文人描述戰爭的作品，除了有「諫世」作用之外，也在華夏民族的生命底層，鋪墊深深憂鬱。例如王粲〈七哀詩〉敘述漢末京城慘狀、杜甫三吏三別描寫人間煉獄的戰爭時期。「亡國」則更是一切征戰最悲慘的結局，以及戰敗一方淪為奴隸的悲慘命運開始。

從湯武革命以來，「弔民伐罪」總是號召民眾反抗當權者的最佳口號。執政階層的「罪」除

了腐敗貪污之外，往往包括執政者——帝王本人放縱食色享受、貪慾無度的私生活在內。換言之，「荒淫無道」→「滅亡」就成為帝制時期中國式末日概念下的產物。

流行於南朝晚期的宮體詩，自來被批評為「亡國之音」。本文討論的三位主角——梁簡文帝蕭綱（503-551）、陳後主陳叔寶（553-604）、隋煬帝楊廣（569-618），除了與一般詩人相同，都有作品傳世之外，他們皆是朝代的結束者。三人在世的年歲亦相近——梁簡文帝四十九歲，陳後主五十二歲，隋煬帝五十歲。因為他們是亡國之君，所以私生活部分，就成為後人非議的話題，而他們的文學作品內容，也被當成昏君誤國的證據。《隋書》就指梁朝以來披靡的宮體文風為「亡國之音」。《隋書·文學》云：

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乖典則，爭馳新巧。簡文、湘東啟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分路揚鑣。其意淺而繁，其文匿而彩，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，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乎！①

劉大杰（1904-1977）的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亦把蕭綱、陳叔寶、楊廣的作品評為「亡國之音」的代表②，更從詩作內容的考量，將他們合併歸入〈第十一章·南北朝的文學趨勢〉的「色情文學」一節，云：

在這些作品裡明顯地暴露出當日君主臣僚淫蕩生活的內幕。以及政治的腐敗黑暗。在那兩百

年中，異族侵略之禍，身死國亡之痛，接連而起，實在是不足奇怪的。^③

引文所云「暴露君主臣僚淫蕩生活」的宮體作品（詳見本書〈附錄〉三位君王的詩作），其實不如明、清小說誇張露骨，距離現代人看待「色情」的標準，更是差一大截。

《隋書》言之在前，又見劉大杰批評在後，「宮體詩」在中國文學被藐視的情況，可見一斑。然而，依照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而言，從東晉的「玄言」到「山水」到齊梁時代，文字的對仗越來越工麗。劉勰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敘述這一段文壇流行風潮的演變，云：

江左篇製，溺乎玄風，嗤笑徇務之志，崇盛亡機之談。袁、孫已下，雖各有雕采，而辭趣一揆，莫與爭雄；所以景純仙篇，挺拔而為俊矣。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；儷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競也。

④

引文指出，東晉偏安之初，文壇上流行寫作「玄言詩」。到了袁宏、孫盛之後，難有更為傑出者，僅以寫作「遊仙詩」的郭景純例外。劉宋以來，講究駢儷對仗、匠心獨運於修辭寫景的「山水詩」成為時尚，並且持續影響劉勰當時的文壇。

劉勰選擇用駢文寫成《文心雕龍》，可見他本人的審美觀與當時流行的文風同步。順著這種